

王培静◎著

寻找英雄

Xun Zhao Ying Xiong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春校园名家小小说

热情讴歌普通人的生命 王培静◎著

寻找英雄



Xun Zhao Ying Xiong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英雄 / 王培静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3

(巅峰阅读文库. 青春校园名家小小说)

ISBN 978-7-201-08041-3

I . ①寻… II . ①王… III .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880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69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29.8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英雄 / 王培静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3

热情讴歌普通人的生命亮色（代序）

杨晓敏

王培静是一位长期坚守在文学阵地的军旅小小说作家。早在1992年，我们认识于《解放军文艺》总后创作室和百花园杂志社联合举办的“潼关笔会”上，因为工作关系，我一直关注着他的写作状态，并目睹了一个作家的进步与成长。

王培静的作品气质是光明和向上的。在对小说中“人的主题”的开掘，他的着眼点虽然是普通人或小人物，但他着力抒写的却是普通人的高尚和小人物的英雄情结。王培静的小小说集是完全可以给孩子们读的，他告诉读者，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那么多的优秀品质，可以勇敢、仁爱、体恤和坚实，甚至可以在关键时刻迸发出生命的火花而成为令人景仰的英雄。《天使的翅膀》直接写了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语文教师张米亚正在给学生们布置作文，作文题目是《假若我有一双飞翔的翅膀》，这等于是让孩子们抒发心中的梦想啊，飞到北京，飞到大海……突然大地震爆发，张老师紧急组织学生疏散，全力施救后仍然不幸牺牲——他展开的双臂下仍然护着两个活着的学生，这就是那个让无数人泪飞如雨的感动中华的英雄教师——张米亚的真实故事。而王培静饱蘸着感情之笔续写了这个故事的结尾：后来孩子们都写了张老师布置的那篇作文，不过内容不是他们在课堂上叙述的，而是这样写：假若我有一双翅膀，我要飞到天堂去看你——张老师，还想听你给我们讲课，一起打篮球……有了这个结尾，作品前后呼应，师生情和人间大爱跃然纸上。这篇作品的成功告诉我们，小说的真实是重要的，然而在真实之外，必要的审美浸润和情节的艺术化组合也不可或缺，



因为这才是作为小小说艺术的基本品质。

《意志》是王培静小小说的英雄主义情结的另一篇代表作。里面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情节：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我军屡立战功的神鹰一号战斗机失去了联系，正当大家担忧的时候，飞机摇摇晃晃地飞了回来，轰鸣声简直能把整个世界震醒——这哪里是飞机，简直就是一团废铁。而飞行员刘飞身上全是弹孔，双手紧握方向盘，掰都掰不开，他是在死亡的过程中把飞机开回来的，这简直是超自然的力量！

在我们的常识里，小人物承担个人的命运，英雄承担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王培静小小说中的许多小人物，承担的责任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范畴。《拾荒人的梦想》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破烂王”的人生轨迹：出生在贫穷山区的民办教师家庭，长大后接过了父亲的教鞭还是当民办教师，后来入伍，当了几年兵又回到大山里，被村主任家退了婚，又失去了民办教师的岗位，只好进城以收废品为生。就是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拾荒人，竟然怀揣着一个梦想：攒够了钱，回乡办一所希望小学，自己当校长！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居然靠拾荒积攒了15万元。看来好梦成真的日子不远了。也许是作者太喜爱自己笔下的人物，还让他收获了城市姑娘的爱情。在王培静的小小说里，“理想”和“精神维度”是两个关键词。他孜孜以求的，是人类正面精神价值的建构和阐发。在他的小小说《一碗泉》中，描写了罗布泊艰苦的生存环境。在这“一年只刮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茫茫荒漠上，居然有一个叫“一碗泉”的地名。这个地名是现在的营长，当年的南方小战士起的，他曾经差点当了逃兵，渴昏时梦见了一眼碗口大的清泉，还是战友们把他从沙漠深处救了回来。沙漠里并不诗意，而一碗泉这个地名富于诗意，后来那个南方小战士在那儿待了16年——那是战士们精神守望的地方。

《退伍军人亚强》是一篇极具批判意味的作品。它是一个沉甸甸的、发人深思的悲剧故事，可是结尾却闪烁了光明。年轻的退伍军人亚强回乡以后，除了种地，常年坚持做两件事——扫大街和为五保户担水。日复一日，亚强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为村里做好事，却遭到了村人的嘲笑。蒙昧而自私的人们说，这小子当了六年兵当傻了，天天扫大街。甚至外村也有人来看稀罕。对象找不着，亚强妹妹想给哥换个媳妇，他死活不同意。于是，大家认定他脑子受了刺激，竟然连哄带骗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面对着愚昧而强大的世俗压力，亚强的苦闷与谁诉说呢？他偷跑出去找到了

在部队时的战友——老班长郁国安，俩人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原来老班长也曾被送进过精神病院！亚强的悲剧命运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极为沉重的命题——究竟是谁有病？恩格斯说：“我理解的悲剧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的之间的冲突，这就是悲剧性。”亚强在部队六年，和老班长一样具备了高尚的人格和无私奉献的可贵素质。他俩都是雷锋班出来的战士。回到贫穷落后的家乡，他们的人格犹如泰山青松，天天做好事做贡献，却招到非议和嘲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难道是一种正常健康的现象吗？难道不是民族性格的极大缺陷吗？这篇小小说所呈现的批判力度是非常少见的，这种批判精神应该是支撑小小说创作的时代精神。也许是出于对退伍战友的深挚感情，作者最后给这篇小小说安上了光明的尾巴：亚强和老班长一起到山东寿光学会了大棚种菜，挣了钱娶上了媳妇，并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这个结尾从感情上说再好不过，从理智上说减弱了作品的深刻性。

长期以来，由于军人的流动性强，专门从事军旅小小说创作的队伍一直不太稳定，王培静坚持立足火热军营生活，为塑造当代军人形象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序	17
父母心	19
过午炖肉	21
一歌集	23
退伍与复转	25
光荣与梦想	27
我们的军旅	31
告别一起走过的路	33
情	35
家在和顺县的军营	37
告别军营的人	42
军营情	45
军营	47
军营	49

寻找英雄

第一辑

编外女兵





军 礼

七月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刚下了一场中雨没两天，昨天晚上这瓢泼大雨又下起来了。此刻大雨下了已是整整一天一夜了，荣军长站在防汛地图前，眼睛盯着地图上一小步就能跨过去的防洪大坝沉思。部队上了防洪大坝六个小时了，警戒水位越升越高。荣军长对身边的秘书说：“备车，我要去地方防汛指挥部。”

地方防汛指挥部里也是灯火通明，从大坝传回的险情告急的电话铃声不断，有人走来走去；有人吸咽沉默；有人望着窗外电闪雷鸣的夜空发呆。见荣军长进来，大家的目光都聚了过来。坝下有老百姓的一万亩良田，还有近 20 个村庄的房屋家产，虽然男女老少都撤到了高处，但那是好几万人的生息家园哪！荣军长声音洪亮的说：“请你们放心，我保证人在大坝在，我们誓死保卫大坝，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听到荣军长的话语，人们脸上的表情放松了许多，有人带头鼓起了掌。

从地方防汛指挥部出来，荣军长冒雨上了车，命令司机道：“咱们去抗洪大坝。”司机看了眼身旁的秘书，见他没言语，驾车钻进了夜色中。

到了大坝的一端，司机停了车。秘书忙说：“首长，您在车上等一下，我去把各团的几位领导找来。”秘书一边说着半个身子已下了车。

“不必了，咱们一起下去看看。”荣军长要下车。

秘书为难的说：“您的身体……”

“我还没有那么娇贵，再说跟舍弃个人生死，坚守在坝上的官兵们相比，我这算什么。”荣军长说着已下车踏进了泥中。

秘书忙打开了伞，跟上了首长。走了一段，司机借了个汽灯追上来。荣军长在中，秘书和司机一边一个，仨人在泥泞中艰难地向坝上走去。

整个大坝上人来人往，官兵们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那一盏盏汽灯像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时刻警戒着大坝坝堤的一丝一毫的变化。

走到坝的中央，荣军长站住了，他对秘书说：“去把吴副参谋长找来。”

不一会儿，秘书带吴副参谋长等几位干部来到荣军长面前，几个人在夜色中举起了手，首长也抬手还礼。荣军长说：“你们辛苦了。”随后吴副参谋长站在雨中的大坝上，向荣军长汇报了抗洪官兵开赴第一线近八个小时以来的情况，当吴副参谋长说到有一名营长为抢救一个不会游泳的战士牺牲了时，荣军长急切的问：“是哪个团的，把当时在场的最高领导给我找来。”

吴副参谋长说：“三团三营的，叫王志军。他就是当时在现场的最高领导，他是个好干部。是我工作失职，我对不起上级领导对我的信任，更对不起王志军同志的亲人。”

听到这儿，荣军长身子一怔，夜幕中谁也没有发现，他望着大坝内汹涌吼叫的波涛，声音低沉的说：“你不必自责，这样的任务有牺牲是避免不了的，那个战士救起来了没有？”

“救起来了，王志军同志把他推上了岸边，自己却被旋涡卷走了。”

荣军长轻轻“哦”了一声。

荣军长向坝堤边上走了走，脱下军帽，缓缓的举起了右手，闪电中，吴副参谋长、秘书、司机以及那几名干部都脱帽后照荣军长的样子，面向水面，举起了右手。别人的手都放下了，荣军长的手还迟迟没有放下，他的脸上有两行热泪和着雨水流了下来。

也许天太暗，也许是因为下着雨，荣军长脸上的表情谁都没有发现。往回走的路上，他的两腿像灌了铅，一步步迈的很艰难。坐在回程的车上他想，回到家怎么向老伴交待志军牺牲这事？



尊 严

我们的家在湖北红安的一个普通村子里。

娘这次病得很重，娘把我和妹妹叫到跟前，断断续续地说：“大小，妮，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爹他没死，他还活着。”

我和妹妹都以为母亲在说胡话。

父亲解放前就死在了战场上，解放后上级追认他为烈士。曾听奶奶和母亲说过，在我有些模糊的记忆里也有点印象，有一天，家里收到一封信，信上说，我是鲁国仁的战友，他在战场上牺牲了，请允许我叫你们一声爹、娘，你们放心，从今以后，有我吃的就不会让你们饿着，嫂子带着一双儿女更不容易，等孩子大点，你就再向前走一步吧，相信国仁大哥也能理解你的。从那后，父亲的那个战友一年四季经常向家里汇钱和粮票，也经常写信来。

有一年夏天，父亲的那个战友写信来说，要来看看爹和娘。

那是一个傍晚，父亲的那个战友来了，是搭村里送公粮的驴车来的。他几乎是被宋三抱进来的，昏暗的灯光下，他被宋三放在了凳子上，他一条腿没了，双手没了，两只胳膊只剩了半截，头上没有一根头发，脸上的五官全都移了位，头上、脸上全是疤痕，下嘴唇好像没了，说话也有些含糊不清，他从凳子上移下来，给爷爷奶奶跪下，费劲地哭着说：“爹、娘，我代国仁回来看你们来了。”爷爷、奶奶忙上去扶起了那人。爷爷、奶奶和母亲都哭得像泪人似的。

奶奶和母亲做了丰盛的晚饭，爷爷一边和那人吃着饭，一边打听些和父亲有关的事情。

母亲回屋后盖上被子大哭了一场，我想，看到父亲的战友，她可能想起了父亲。

第二天早上，在院子里他费劲的用还剩半截的胳膊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对我说，“一贤，你爹活着时经常和我提你，他打心里喜欢你。他是英雄，他死得值。你要好好学习，要代替你爹孝敬爷爷奶奶，你娘拉扯你和你妹妹不容易，要听你娘的话，不要惹她生气，多替她干点活。家里有困难，我会按时寄钱来。”

许多乡亲们都来看他，他的眼神好像一次也不敢和爷爷、奶奶、母亲的眼睛对视。吃中午饭时，他提出要走，爷爷奶奶让他多住几天，他说，“我还要回河北自己的老家去看看。”

爷爷问他：你家里都还有什么人？

他说：“和咱家一样，爹、娘，还有媳妇和一双儿女。”

爷爷问：你爹多大岁数了？

他想了想说：和您年龄差不多。

儿子多大了？

和一贤差不多一样大。

爷爷、奶奶、母亲的目光都有些异样。

临别时，爷爷声音沉重地说，“孩子，你不走了，行不行？”

奶奶说，“我侍候你一辈子。”

母亲抹着眼泪说，“您就听老人的话，别走了，我侍候您，你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

那人思考了许久，流着泪说，“爹、娘、嫂子，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必须回部队，部队休养院的条件很好，你们不用挂念我。你们放心，我走后会按时寄些钱回来贴补家用。”

爷爷说，“你要真走，今后钱不用寄了。政府各方面照顾得都挺好，不用再挂着我们了，你自己在外边多保重吧。”

爷爷叹着气去找了队长，让队里的驴车去送他一程。

那人走时又给爷爷、奶奶跪了下来，他操着沙哑着嗓子说，“爹、娘，你们多保重吧，儿子不能留在跟前侍候你们了。”他转身叩头对母亲说，“嫂



子，您拉扯两个孩子长大不容易，我代国仁大哥谢谢您了。”

爷爷和母亲忙一起架起了他。

那人果然说话算数，从那以后的日子里，像从前一样，直到现在，每两个月就汇一次钱来，那汇款单上从没留过地址。

娘临终时说，“我后悔呀，真是后悔，当时没有把他留下来。当时你爷爷、奶奶、我都看出来了，那个自称是你爹战友的人，就是你们的亲爹。”





编外女兵

在昆仑山脚下的一所军营里，只有四十几个军人，实际上部队是一个连的编制，他们主要负责昆仑山地区的油管保卫任务。六月里上山巡逻，碰上大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一个军人威严的声音响彻山谷，下面开始早点名：

“刘挺。”

“到。”

“崔海军。”

“到。”

“张金娃。”

“到。”

.....

“程菲菲。”

全体军人共同回答：“到。”

程菲菲是连队年龄最小的士兵，也是连队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但她已有十五年兵龄的老兵了。

新兵下连，学习连史。老兵们就会讲起程老兵的故事。

那年她才五岁，跟在内地当教师放寒假的母亲来这儿看望父亲。她的到来，成了军营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她天真烂漫的样子，着实惹人喜爱。她粉嫩的小脸蛋上，一笑有两个好看的小酒窝，谁见了都会情不自禁地想摸一下她的脸。



战士的宿舍里、操场上，只要她一出现，战士们就会让她表演节目。她从不拒绝，问，“你们喜欢什么？”

有战士说，“给我们唱个歌吧。”

“那好吧。”

她就像模像样的开始演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有战士说，“给我们跳个舞吧。”

她就张开双臂，给大家绘声绘色地表演新疆舞，那身段，那动作，颇有点小明星的风范。战士们看了就使劲鼓掌。

虽然她就只会那么两首儿歌，两段舞蹈，战士们却是百看不厌。

这天夜里菲菲感冒了，高烧不退，外边的大雪封了路，连里的卫生员给她吃了退烧药，可烧一点儿也退不下来。天一亮，战士们纷纷请示，我们接力背菲菲去城里看病吧。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了半天，觉得这办法不可行，因为连队离格尔木有两百多公里。指导员打电话向上级求援，一时也没有特好的办法。战士们哄她，“菲菲，你要坚持住，等你好了，再给叔叔们唱歌跳舞。”她的小脸绯红，点点头，想了想说，“下次再来，我一定给你们表演更多好听好看的节目。”坚持了半天，又坚持了半天，菲菲的高烧终于转为了肺气肿，半夜里她走了。听到菲菲母亲低沉的哭声，战士们一下子涌了进来，他们摘下军帽，缓缓地举起了右手。

他父亲是个老志愿兵，已在部队多待了八年。战士们私下里抱怨，都怪他，他要是正常转业，菲菲就不会来山上，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菲菲被埋在了格尔木烈士陵园外的角落里，凡是有战士进城或出差路过，都会买些好吃好玩的去看看她。战士们站在她的墓前说，“程老兵，我们来看你了，只要在咱连队待过的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挂着你。你永远是我们的战友，是我们连队独一无二的文艺兵。”

为了纪念她，连里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十五年了，兵们走了一批又一批，换了一茬又一茬，每次点名，点到她的名字，全体士兵就饱含深情的一起回答。

她这个编外女兵的兵龄只有六天。

可毕业时，女孩没有留在北京，男孩家不同意他们的婚事。男孩子曾以死相逼，吃安眠药自杀被救了过来。他曾十几次来济南找他心爱的女孩，开始时女孩和他见过几次面，后来女孩看两个人的婚姻没希望了，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能理解，母亲开这个小店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她的那段初恋爱情。”男孩豁达地说。

“能冒昧问一下，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吗？”

男孩停顿了一下，笑着说，“她叫雪静。”

果不其然，我想，拥有这么美丽故事的人，一定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谢谢你，我也替母亲谢谢你。”

我被这个故事所感动，一下子挑了二十多条纱巾。

男孩说，“你也这么爱纱巾？”

我想了想说，“是啊，见到好纱巾就想买，不是一般的喜欢，是特别的喜欢。”

“那您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有了好的式样，我就给您留下，保证只收成本的，您放心。”

我想了想说，“那好呀，一言为定。”

男孩子看着我的眼睛说，“一言为定。”

这一刻，我被男孩子的目光电了一下。

我又想了想，问，“还能冒昧地问一下，你母亲现在的身体好吗？”

“我母亲身体很好，谢谢您。”

“不好意思，她北京那个初恋情人姓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对你有什么用吗？”

“对不起，我只是好奇，随便问问的。”

男孩又笑了笑说，“不过告诉你也没关系的，人家现在可是大名人了，他就是北大的王跃进教授。”

天哪，王跃进就是我的父亲！

我心里冥冥中，早有一种预感。母亲去世五年了，父亲没有再找老伴的意思，他心里是不是也在想着自己的初恋情人？



一碗面的价值

保险业巨头南天观保险公司的董事长雨果，此时坐在气派又不失典雅的办公室里，点上一支雪茄，深深地吸了两口，长出了一口气。

雨果站起来，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在偌大的办公室里踱步，望着窗外飘飘洒洒的大雪，他的脸上突然现出了一丝笑容。

这天傍晚，寒风呼啸，漫天大雪，路上的行人步履匆匆，都忙着回家或找朋友聚会去过圣诞节。

在一个并不繁华的街口，一个看上去上了岁数的乞讨者，衣着单薄的他蹲在路旁，一阵寒风袭来，冻得他瑟瑟发抖。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人们好像都没有发现他的存在似的。这时，一个小伙子从他面前走了过去，小伙子的步伐突然迟缓了下来，掏出钱包看了看，里边只有一张十元的钞票。小伙子转回身来，走到他身边，蹲下身笑着说：“大叔，今天是圣诞节，别一个人在这冻着了，我也是一个人，不介意的话，这个圣诞节咱俩一起过吧。”

那个老年乞讨者向小伙子投来感激的目光，继而使劲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小伙子的话。他拿上乞讨用的盒子，艰难地站了起来，他的脸上满上黑灰，简直看不出一点模样来。俩人来到一家面馆前，小伙子说，“大叔，咱们就别讲究了，我兜里也没多少钱，咱们就热热乎乎一人吃碗面吧。”见老人没有反对的意思，小伙子拉开了面馆的门。

进到里边，小伙子把老人领到一个角落坐下，一人要了一碗面，交完钱后，他扫了下别人的餐桌，又看了看自己的钱包，对服务员说，“再来